

【第一卷】

山雨欲来风满楼

第一章

两总督邂逅相逢

刚下了一场大雪，广袤的直隶平原白皑皑一大片，土墙灰瓦茅屋村舍就像蜷缩的枯叶，一动不动地蛰伏在白雪下面，蜿蜒的乡路和笔直的驿道被大雪封得严严实实，要不是驿道两旁矗立着光秃秃的冲天白杨，人们几乎分不清哪儿是道路哪儿是庄稼地。虽然是冬天，却未到酷寒时节，漫漫荡荡的浮云在浅灰色的天空上吞吞吐吐，移动得十分缓慢。太阳像冰丸子似的若明若暗若隐若现。

辰时过后，驿道上出现了星星点点的行人。两匹健骡踏着碎步冒冷冲寒，鼻孔里喷着温湿的白气，拖着一辆景泰蓝钹银丝圆包顶驿车向北趲行，车顶上插着一面宝蓝色镶红边三角旗，旗面上有七个小字：“钦命湖广总督林”。驿夫摇着鞭子，不时发出“驾——驾——”的吆喝声，铁蘑菇头大轮毂把路上的覆雪压得“扎扎”作响，轮子后面留下两道鲜明的车辙。六个带刀亲兵踢动马刺随行扈卫，马蹄铁掌在驿道上踏出一片“笃笃笃”的闷响。衔尾而行的是一辆驿车，里面坐着随行杂役。景泰蓝包顶驿车是兵部清吏司为二品以上大员出行准备的，坐这种车的人不是朝中重臣就是封疆大吏。

湖广总督林则徐身穿苏绣仙鹤补服，双手捧着铜暖炉，斜倚在车厢里。他五十多岁，一张方圆脸，面色微黑，身体较胖，棕黑色的眸子闪着微光，下巴蓄着棕黑色的胡须。由于连日车马劳顿寝食淆乱，他的眼睑微微发黯，有一种

心急上火疲累过度的模样。二十多天前，他接到廷寄，道光皇帝要他进京商议禁烟事宜。他不敢耽搁，把衙门里的事务安排停当后立即出发。依照清吏司的章程，从武昌到北京的驿程是二十七天。林则徐一路催马趲行，只用二十三天就到达肃安县（今河北省徐水县），离北京只剩三天路程。

钱江坐在车厢左侧的矮凳上。他是江苏人，监生出身，二十多岁，他的父亲钱韦行官拜山西按察使^①，与林则徐是同年进士，私交极好。三年前钱江参加会试名落孙山，一时没有去处，林则徐将他纳入幕中，做了九品知事。会试是三年一次的抡才大典，明年春天又是一次机会。钱江想再试一把，林则徐也有心成全他，特意带他同行。钱江是佐贰杂官，照理说不应与林则徐同乘一车，但他头脑聪明手脚伶俐，说话办事一不拖泥二不带水，颇得林则徐的赏识。此外，钱江还是一个消息灵通的角色，当年他在国子监读书时，常去嗽嘈市并闲逛，利用父亲的关系夤缘攀附，出入京官私邸，与仕宦之家和三教九流全能搭上话。他大事牢记小事不忘，官场奇闻民间飞语，天文地理草木鱼虫，无所不知。平淡无奇的事情经他一转述，立马变得奇特杂糅吊诡怪诞，既鲜活又生动。二十多天驿程单调乏味，有他在身边佐幕赞画，忙时差委办事，闲时讲述奇闻，这样的伴食幕僚打着灯笼都难找。所以，林则徐叫他同乘一车。

林则徐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钱江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上次会试怎么会落榜呢？”钱江一晒：“晦气呗。那年的策论考题太离谱，我剑走偏锋押错题了。”林则徐眉毛一翘：“怎么个错法？”钱江道：“您老还不知道，历科会试的考题都出自四书，举子们谁不把四书倒背如流？考官们都怕题目流俗被人猜中，变着法子出偏题怪题，什么‘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’，‘衣赀缁袍，与衣狐貉者立’，这样的考题是断然不会出的。考生们也全往艰、险、奇、涩的犄角旮旯里猜，事先打好腹稿，做上一二十篇。没想到那年的考题流俗得不能再流俗，题目居然是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’！”钱江的表情生动，虽是拉扯旧事，却像历历在目。

林则徐微微一笑。这个考题确实流俗，是塾馆里的教书先生们拿来考童子的，充其量放在知县或知府衙门的试题中。国家抡才大典出了一道近于民谚的

① 按察使：官名，相当于分管司法的副省长，又称臬台。

考题，的确出人预料。但此话出自《论语·泰伯》，谁敢说它不是堂堂正正的会试考题。

钱江眨着眼接着叙讲：“我坐在考棚里反复琢磨。孔圣人的千古名言简约浓缩模糊多义歧解万端，要想在几千举子里脱颖而出，非得俗里求异旧里翻新不可。于是我从断句处着手，将题目断成：‘民可使由之？不可，使知之！’头绪一厘清，心境豁然开朗，下笔如神，洋洋洒洒两千言大卷很快做成。”钱江巧舌如簧，林则徐哑然失笑：“曲解圣人言，还指望金榜题名？”钱江笑道：“我以为那篇答卷肯定能给考官们留下好印象，满心欢喜出了考棚。一问左右两棚的举子，他们的思路与我大同小异，全要旧里翻新。左面那位仁兄将考题断成‘民可使，由之，不可使，知之’；右面那位老弟更有新意，将考题断成‘民可，使由之，不可，使知之’。”林则徐笑得肚皮发颤：“一群举子郢书燕说，合伙糟蹋圣人言。要是我当考官，也只能当作笑料打发到废卷里。”钱江一缩脖子：“事后我才明白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金榜题名没指望了。”

林则徐敛了笑容：“不过，‘民可使，知之’——这个说法有道理，总比让三亿多大清臣民浑浑噩噩无知无识好。钱江呀，这次入京，跃过龙门固然好，但凡事都得有两手准备，万一落榜，有何打算？”一次会试就金榜题名的人可谓凤毛麟角，上了进士榜的十有八九都是三番五次反复折腾才跃过龙门。钱江道：“世伯，坊间流传一副对联，出自一个老秀才。那位老先生十九次铩羽而归依然要考，他写的是：‘十九届诸生，壮心不已；一千年不死，老脚还来。’晚生的腿脚还轻灵呢。”钱江一边说一边弹了弹脚上的官靴。

钱江一席话勾起林则徐的追忆。他年轻时头悬梁锥刺股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历经了六场文战才熬下一个红顶子，对科场竞争之惨烈有切身体会。他把铜手炉往身边一放：“好，年轻后生就得有志气！我十四岁考取秀才，二十岁中举，嘉庆十一年赴京会试，不中，嘉庆十四年再试，又败北。但我没有灰心丧气，嘉庆十六年第三次赴京考取二榜进士，点翰林，熬到现在，封圻一方，代天子牧民。要不是当初咬住根本不放松，现在只能当个教书先生。”

钱江仰头看了林则徐一眼，顽皮一笑：“自古华山一条道，有人到了一百岁依然要考，我才第二次嘛。”“哦，还有考到一百岁的？”“有，康熙朝时，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，是个商人，他四十岁考中秀才，六十一岁补廪生，七十二岁

把生意交给儿子打理，九十八岁要考举人。老先生精力过人体力充沛，先后娶过三妻二妾，生了十三个儿子十二个女儿，膝下有二十六個孙子三十八个曾孙，连三个玄孙都开始牙牙学语蹒跚迈步了。这么一个五世同堂的人瑞，不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，却以期颐之年操笔上阵在科场上博取功名，就是因为那股子无穷无尽的精力没处宣泄。学政大人听说有九十八岁的老寿星要进科场，又惊又奇，亲自接见他。学政大人年过半百，但在黄老先生面前无法摆官架子，怀着一颗尊老敬老崇老爱老之心让座敬茶，剴切规劝：科举是朝廷遴选人才的考试。依照成例，凡有秀才功名者，不论是哪年考取的，都可以参加乡试，但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官，除非皇上特旨加恩留用，四品以下官员六十岁休致，三品以上官员七十岁还乡。老寿星高龄应试难有胜算，即便考中了，也无缘步入仕途。但是，朝廷为了给后生才俊树立榜样，鼓励天下庶民活到老学到老，明文规定，凡是七十岁以上的耆老前来应试，各省学政衙门可以网开一面，上报礼部，转请皇上恩赐举人功名，不必实考。但老寿星说朝廷虽然限定了做官的年龄，却没有限定考试的年龄，自己虽然老手老脚，也要给耆年老儒们争一口气。他不要虚号宠优，只要实实在在的真功名。老先生说到做到，乡试开考那天，他一头钻进三尺考棚，任凭蚊叮虫咬，熬了三天三夜，居然考中了！最令人称奇的是，老寿星中举后还要再上一层楼，参加第二年的会试，要考进士！举子赴京考试，向来由官府安排车马食宿，费用报销。从广州到北京有四千八百里之遥，乘坐公家马车也得走六十天，要是碰上坏天气，搞不好得走两个半月。年轻人走千里路尚且不易，何况九十九岁的老翁？但老寿星固执得很，不论是家人劝说还是学政大人劝阻，都矢志不移。老寿星一路的吃喝行止全由曾孙照料。九十九的人可以虚称百岁，他人考场时提了一盏灯笼，上面写了四个大字‘百岁观场’，意思是，百岁老人做官无指望，考上考不上无所谓，入场考试仅是增加一点儿阅历而已。开科取士有千年历史，百岁寿星入京应试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，把皇上都惊动了。大臣们说，这是上天吉照，老寿星是人瑞，无论如何要取中。于是黄老先生金榜题名，成了进士。”

钱江眉飞色舞，把一则传说渲染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，就在这时驿车“嘎”的一声停了。驿夫拉住手闸，扭转头扯着嗓子大声问：“林大人，前面有仪仗，要不要让道？”林则徐是从一品封疆大吏，走到哪里都是别人给他让道，鲜有他给别人让道的。莫非碰上皇亲国戚了？林则徐将脑袋探出窗外，手

搭凉棚一望，果然见一队仪仗和亲兵簇拥着一乘绿呢大官轿，威风凛凛踏雪而来。队列前有五块红底黑字官衔牌，上面赫然写着“文渊阁大学士”、“一等奉义侯”、“钦命直隶总督”、“兵部尚书”、“都察院右督御史”字样，后面是一长串大小青扇明黄伞，兵拳旗枪雁翎刀，原来碰上直隶总督琦善了——道光五年琦善任两江总督时林则徐官拜江苏按察史，琦善是他的上司。林则徐吩咐道：“遇上琦相了，让道！”

驿夫把骡车赶到驿道右侧，六个亲兵翻身下马，手牵缰绳伫立在道旁。林则徐扶正栽绒红缨暖帽，猫腰下了驿车。钱江紧跟着钻出车厢，站在林则徐身后。

直隶总督琦善坐在绿呢大官轿里，身体微微发福，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江宁细布仙鹤补服。他长得宽额广颡面目白净，浓眉两道点漆双眸，嘴唇和下巴蓄着浓重的八字一点式胡须，左手的中指戴着一只祖母绿大戒指，胸前的扣眼拴着一条金黄锃亮的表链，不用说，链子的另一头拴着一块西洋打簧表。琦善出身于名门世家，清圣祖努尔哈赤起兵时，他的先祖恩格得理尔率众投附从龙入关，因战功封为奉义侯。琦善是第七代世袭侯爵。有这么深邃的家庭背景，他少年得志官符如火，十六岁以五品候补员外郎步入仕途，二十一岁正式补官，三十四岁当河南巡抚，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，七年前荣升直隶总督。直隶是首善之区，直隶总督向来被官场视为疆吏之首。

琦善的脚下有一只闷罐式紫铜炭火炉，把官轿烤得暖洋洋的。他正在闷头读邸报，听到随行护卫的军官隔着窗子叫道：“琦爵阁，前面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大人的驿车，要不要停轿？”那军官叫白含章，三十出头，是个头脑敏捷手脚利索的人。

琦善撩起挡风帘子一看，前面果然停着一辆驿车，车旗上有“钦命湖广总督林”字样。他吩咐一声：“停轿。”大轿停稳后，琦善猫腰下轿，官靴在雪地上踩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他笑盈盈朝林则徐走去：“林部堂，久违了。我正从北京回保定，没想到在荒寒驿道上相遇，幸会幸会。”林则徐颌首微笑，拱手致礼：“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侯相了。”大清不设宰相，设了六个大学士，在头品大员的官衔前加“文华殿”、“武英殿”、“中和殿”^①、

① 乾隆时改“中和殿大学士”为“体仁阁大学士”。

“保和殿”、“文渊阁”和“东阁”字样，以示位尊。有这六个头衔的人官场视同拜相。半年前朝廷赏琦善文渊阁大学士荣衔，故而林则徐称他“侯相”。

“不敢当不敢当，还是叫我琦爵阁吧。”琦善不愿自称“相”，他与各省督抚互通咨文^①时自称“本爵阁部堂”，貌似谦逊，实则透着三分骄矜，气势上压了别人一筹。琦善笑眯眯道：“林部堂，皇上召你晋京，要你挂钦差大臣衔去广东查禁鸦片，够你忙一阵子的。”林则徐有点儿吃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军机处的廷寄只说要他晋京商议禁烟事宜，没说要他去广东。琦善笑道：“我从京城来，当然知晓京城事。”“北京有什么消息？”“要禁烟，不是弛禁，是严禁——哦，荒天雪地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走，到肃安驿去。我给你摆酒接风，咱们边饮边说。”林则徐拱手推辞：“琦爵阁，我一出武昌就发出传牌，谕知沿途驿站行馆：则徐进京，仅带随员一人护卫六人厨丁小夫三人，俱系随人行走，沿途州县不得另雇轿夫迎送，所有驿站只备家常便饭。我怎能自坏规矩？”琦善道：“你的清明廉洁天下皆知。但在直隶地面上，我是主人翁，你是过境客。要是有人说湖广总督林部堂路过我的地盘，本爵阁部堂连杯酒水都舍不得，人家就要说我吝啬了。再说，我还有要事相告呢。”既然有要事相告，林则徐不再推辞：“那就客随主便。”

琦善踱着方步朝林则徐的驿车走去，一眼瞥见钱江：“哟，这不是钱江吗？怎么，给林部堂做幕僚了？”钱江赶紧屈膝打千：“小侄叩见侯相。”琦善一摆手：“别叫我侯相……”钱江稍一愣神立即改口，再次弯膝打千：“小侄给侯阁大人请安。”琦善呵呵一笑：“也不要叫我‘侯阁’。知道的人说‘侯阁’是侯爵加文渊阁，不知道的人听着像‘猴哥’，以为我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呢。”钱江忍住笑，第三次打千：“小侄跪迎爵阁部堂大人。”琦善这才满意：“你这个皮头皮脸的皮猴子，见面三跪，礼数够了。”

林则徐诧异道：“咦，你认识他？”琦善指着钱江道：“认识。他是钱韦行的儿子嘛。当年他在国子监读书，与我儿子和几个京城纨绔裹在一起瞎胡闹，还到我家厨房里偷酒喝，对吧。”他一面说一面照钱江的肩头一拍：“起来吧。”

钱江红着脸站起身来：“承蒙爵阁部堂大人记得小侄。那时我年少，不懂

^① 在清朝，上级给下级的公文叫“谕”，下级给上级的公文叫“禀”，同级衙门相互发文叫“咨”。

事，让您见笑了。”琦善道：“跟着林部堂好好历练几年，你会有出息的。”说罢他撩开驿车的挡风门帘：“哟，冰天雪地的，驿站就给配了一只铜手炉，真不像话！走，上我的暖轿。”林则徐不再推辞，跟着他钻进绿呢大官轿，并排坐下。琦善把头探出窗外喊道：“白含章，你骑马去肃安驿，告诉驿丞有贵客莅临，叫他备四菜一汤一壶好酒，烧烫脚水！”那个叫白含章的武官“喳”了一声翻身上马，鞭子一扬踏雪而去。琦善一跺脚，领班轿夫拖起长音：“启——轿——啰——！”八个轿夫倏地一下抬起大轿，在车马仪仗的簇拥下，不急不徐朝肃安驿走去。

琦善一撩官袍下摆，开气棉袍下露出半旧的红色官裤，膝盖上有一块方方正正的补丁，上面绣着一只鹤。林则徐有点儿诧异：“琦爵阁，好生生的裤子怎么打了个补丁，还绣着鹤？”琦善呵呵一笑：“入境随俗嘛。这补丁是有来头的。”“哦，怎么讲？”琦善道：“皇上体恤民力维艰提倡节俭。他有一条裤子穿了多年，膝头上磨出一个小洞，舍不得换新的，让太监送到浣衣局，打个补丁继续穿。”“有这事？”琦善道：“有！太监们觉得皇上穿补丁裤子不合适，叫浣衣局的婢女在补丁上绣了一条龙，工本费合二两银子。皇上穿补丁裤子，京官们谁敢穿绸披缎？你到京城一看就知道，上至皇亲贵胄下至九品末员，多半都穿布袍和补丁裤子。锦绣补丁——这可是京城一大胜景啊！”琦善的口气带着揶揄：“到北京晋见皇上，还是俭朴为好。”

天下官员都知道，道光皇帝是俭约自苦到极致的人，他年少时家里挂着朱柏庐的治家格言：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”。这种观念深入他的心脾。他继位后颁布的第一道谕旨叫《御制声色货利谕》，提倡重义轻利不蓄私财，为百姓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。他下令将宫廷的度支从每年四十万两削减到二十万两，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穿绸披缎。八年前，他为皇后佟佳氏举办四旬寿诞大宴群臣，臣工们吃惊地发现：堂堂国母的寿宴每人只有一碗打卤面！林则徐这才明白琦善为什么穿半旧的布袍：“这么说，我也得换一套布袍，穿补丁裤子？”琦善笑道：“穿布袍和补丁裤子是随俗，穿锦绣官服拜见皇上是恭敬——你看着办吧。”

一番说笑后，两个人言归正传。林则徐侧过身子问道：“从邸报上看，您在直隶禁烟成效显著。有何妙计，给我说一说？”两个月前，琦善在天津查获

了十三万两走私鸦片，数额之大百年罕见。皇上特旨褒奖，要各省封圻参酌效仿。琦善道：“谈不上什么妙计，只是严查密访，命令所有行栈店铺立牌互保，对来自闽粤两省的商船严加稽查，抓了两条大鱼而已。”

二位总督知道，禁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。自雍正朝以来，朝廷多次颁旨禁烟，每次谕旨初下像罡风厉雨，各级官衙闻风警动，但空气稍转霁和，一切复萌如初，走私的照旧走私，开窑口的照旧开窑口，吸食的照旧吸食，致使大量白银流失海外。雍正朝时一千个铜子兑换一两银子，到了道光朝，得用一千二。如此下去，铜钱兑换白银非得涨到一千三、一千四不可。铜贱银贵达到如此田地，受累的自然普通百姓。因为依照朝廷的章程，农户缴纳田赋以银计价，农户卖谷换铜钱，用铜钱易银子，再去官府纳税。商人也同样如此。他们售货得钱，纳税却得用银。随着银价的上涨，无力纳税的农户与年俱增，亏本破产的商人不计其数，国家岁入连年萎缩，各省拖欠的库银高达一千多万两！于是，解决鸦片问题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。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道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》，主张将鸦片进口合法化，按药材纳税，以保税源。他建议朝廷准许内地栽种罂粟，自制鸦片，并且说，内地制造鸦片，夷商才能减少贩运，直至无利可图，鸦片输入自然减少，白银外流才会渐渐消失。鸿胪寺卿黄爵滋则上了一道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》，他认为“查拿兴贩，严禁烟馆”的禁令有名无实，就是因为兴贩开馆之人与地方官员和沿海官兵上下联手串通一气。要想拔本塞源肃清流弊，必须重治吸食。他提议给鸦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烟，过期仍然吸食，视为犯法乱民，以死罪论处。官员吸食，罪加一等，禁止子孙后代参加科举考试。两份奏折针锋相对。道光非常慎重，把它们抄发给各省总督巡抚和将军，要大家各抒己见，妥议章程，迅速俱奏。

琦善道：“许乃济和黄爵滋的折子激起千层浪。我到北京后才知道，二十九位督抚将军回奏皇上，全都同意禁烟，但对设立死刑一事意见分歧，赞同者只有八个，你是其中之一。”“如此说来，您是反对者之一？”琦善道：“我主张禁烟，但不赞同以死刑殃及烟民。依照嘉庆二十年颁发的《查禁鸦片烟章程》：军民人^①等吸食者，杖一百枷号一个月；侍卫官员吸食者，革职，

^① 清朝把人分为“旗人”和“民人”两大类，编入满八旗、蒙八旗和汉八旗的人叫旗人，其余的人叫民人。

杖一百枷号两个月；内廷太监吸食者枷号两个月，发往黑龙江为奴。这样的刑法够严厉了。全国吸食鸦片的人不下千万，以死刑促禁烟意味着兴天下大狱，搞不好就会激起民变！”

林则徐捏着手指问道：“皇上怎么说？”琦善道：“皇帝痛斥许乃济‘冒昧渎请，殊属纰缪’，将他降至六品，责令他休致还乡。”一位大臣因为写了一份不合圣意的奏折被大加惩处，明白人全都看出皇帝的心思。林则徐道：“说到禁烟，有上中下三策。上策是拔本塞源，中策是严刑峻法，下策是避重就轻。鸦片的本源在印度，距我大清有万里之遥，是鞭长莫及之地。拔本塞源不易。依则徐之愚见，禁烟可以采用中策。许大人位列九卿，官声也不错，他本应给皇上出上策，起码也要出中策，却出了下策，于国于民以一利而带百害。他丢了官，我也觉得有点儿惋惜。”

琦善用火筷子拨了拨闷罐炉里的炭火，不疾不徐道：“鸦片流毒，毒痛四海，既耗中原之地力，又夺天下之农工。有识之士哪个不想肃清？但是，黄爵滋言辞昂扬手段酷烈，用严刑峻法殃及烟民性命，施行起来未必合心应手。”林则徐道：“我倒觉得黄爵滋用心良苦。《查禁鸦片烟章程》对吸烟者杖枷，立法不可谓不严，却没能让烟鬼们悔过自新。我以为，唯有立怵心之法，刑加一等，才能叫瘾君子们心生畏惧。”

琦善放下火筷子：“瘾君子多得不可胜数，仅我的直隶和你的湖广就不下百万，要是你我二人抡起鬼头刀大砍大杀，能杀得遍地流血尸骨如山。百万瘾君子有老下有小，连带起来就是千万。十八省的督抚将军一起杀，非得杀得村村白幡镇镇纸钱，全国城乡白汪汪一大片，到处都是敲打棺材板的叮当声和不绝于耳的鬼哭神嚎。你我二人，岂不要落个天下第一酷吏的恶名？所以，我以为黄爵滋的其他建议可以采纳，唯独‘食烟者死’不可用。否则，势必杀人如麻啊。”

林则徐道：“本朝若无人吸烟，鸦片就不会有销路。则徐以为，给吸烟者一年戒烟期，辅之以断瘾药，以后再犯才杀。这虽是怵心之法，却合于圣人的‘辟以止辟^①’之义，与苛法不可同日而语。辟以止辟意在杀一儆百，不是滥杀。只要杀掉少数顽劣之徒，嗤嗤烟民哪个不战战兢兢惶然自束？”

① 古人把死刑叫“辟”或“大辟”，林则徐的书信中经常使用这个词。

琦善道：“林部堂，依照《大清律》，只有十恶不赦之罪才能判死刑。吸食者害己不害人，以死罪待之未免过分。人命关天，承平时期，府县衙门和各省封圻都无杀人之权，只有皇上有勾决权。但凡判人死刑，先由府县衙门初审，呈报各省按察使衙门，按察使认定当杀的，缮写揭帖呈报刑部、大理寺和都察院。三法司定讞后合议俱奏，由皇上秋后勾决。你看各省臬台衙门秋后问斩的死囚文牒，哪一份不是厚积盈尺？皇上日理万机，每年勾决几万人犯，得花好几天工夫，要是把上百万烟民的生死簿全都提交三法司和皇上，只怕他们忙得连轴转也勾不完。”林则徐点头道：“言之有理。但是，则徐以为特事必须特办。皇上不妨暂时下放勾决之权，由疆臣代行。”琦善呵呵笑道：“这个建议好是好。但是，由封疆大吏掌控天子之权，你不怕有僭越之嫌？”林则徐一摆手：“言重了言重了。则徐不敢贪权，各省封疆大吏替皇上勾决只是一时不是一世。一俟烟毒肃清，是要奉还的。”

两人的想法南辕北辙，琦善见话不投机，不再说话。林则徐顿了顿才问：“皇上怎么想起让我去广东禁烟？两广总督邓廷桢大人不是很有成效吗？”琦善揉搓着手指上的祖母绿大戒指：“还不是看重你的磐磐大才。皇上说，广东禁烟历久不绝，非得派重臣去不可。”林则徐道：“我智庸才浅，哪能算得上重臣。”“重臣不是我说的，是皇上说的。皇上说，本朝有三重臣一名将。”林则徐只听懂一半，所谓一名将是杨芳，此人在平息新疆张格尔叛乱时立下赫赫战功，封二等果勇侯。至于三重臣，林则徐却是第一次听说：“谁是三重臣？”琦善道：“皇上说的三重臣有你我二人，还有云贵总督伊里布。你办事果敢锐捷，理政周到；伊里布老成练达，细心绵密，善于守边，处理苗疆事务得心应手。这次禁烟，皇上准备派一名重臣去，云贵两省大乱没有小乱不断，伊部堂须臾不能离开；直隶是首善之区，我也不能去。皇上左思右想，唯有你能担当大任，他对你寄予殷殷厚望呢。”

说话间轿子停下来，琦善隔窗看见肃安驿的广亮门。驿丞带着两个夫役站在雪地里毕恭毕敬地候着。琦善左手提起袍角，右手一展：“到了。少穆兄，请！”

二人一先一后下了轿。

第二章

道光皇帝谈禁烟

林则徐到北京后住进了福建会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到东华门递牌子觐见皇帝，御前太监张尔汉引着他朝养心殿走去。紫禁城里的太监们都晓得道光皇帝唯勤唯俭憎恶奢靡，上至首领太监下至小苏拉太监全都穿着藏蓝色的粗布棉袍，有些袍子打着补丁。这副寒酸相与巍峨庄严层叠巨构的殿阁楼台一点儿都不谐调。

到了养心殿门口，张尔汉进去通报。林则徐垂手站在门外环视周匝的雪景。大殿前面有一对造工精巧的镀金香炉，旁边立着一个汉白玉日晷，院内积雪被小苏拉太监们用木锹和铁帚扫在一起，堆了两个大雪人。褪色的墙头上压着白雪，飞檐斗拱下垂着冰柱。两个脚踏牛皮暖靴的侍卫目不斜视，钉子似的站在汉白玉石阶上，警卫着皇帝的安全。一群麻雀落在院中啾啾喳喳地鸣叫，在雪地上跳跃戏耍寻找食物，全然无视人间的威武侍卫。

不一会儿，张尔汉挑帘出来，示意林则徐进殿。

养心殿的摆设富丽堂皇，金玉如意，镀金钟表，珐琅盆盂，制作精巧的大瓷瓶，光可鉴人的水磨地砖，金碧辉煌紫翠杂陈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殿内的御座空着，道光皇帝不在正殿，在东暖阁。林则徐小心翼翼迈过门槛，一眼瞥见道光皇帝爱新觉罗·旻宁。道光光着脑袋，盘腿坐在临窗大炕上。炕上有一个

紫檀木笔架，挂着七八支大小不等的狼毫和羊毫，笔架旁有一方端硯和一个朱砂池，硯台旁堆着各省封疆大吏的奏折，足有一尺高，奏折页子之间插着黄纸标签。东墙挂着一幅匾额，上面是道光御书的四个大字“政贵有恒”。

道光皇帝五十七岁，宽额缩腮峰棱瘦骨，刚剃过的月亮头泛着黧青，脑后拖着一根尺余长的辫子，脑门上有两道犁沟似的抬头纹，唇上和下巴蓄着疏淡的胡须，黯灰色的眸子静如止水，偶尔闪出一丝深不可测的微光。他自小养成布衣麻鞋清淡饮食的习惯，对物质享受兴趣不大。他穿了一件石青色葛布棉袍，脚上套着白麻厚底袜子。这副打扮，若是坐在寻常百姓家，很可能被误认为是普通的八旗老人。

林则徐快行几步，“啪啪”两声打下马蹄袖，双膝一弯，跪在炕沿前的毡垫上：“臣湖广总督林则徐，叩见皇上。”道光抬起头，把毛笔朝笔筒里一插：“平身。”林则徐站起身来，垂手注视着道光的双眸。道光面带微笑语气平和：“林部堂，朕以为你过一两天才到，没想到你走得这么快。”林则徐颌首答道：“臣接到廷寄后没敢耽搁，每天多赶了几里路。”“朕赏你紫禁城骑马，你怎么走过来了？是不是不习惯骑马？”林则徐小心答道：“臣有疝气症，不宜骑马，辜负圣恩了。”“要不要朕派太医给你看一看。”“是小恙，臣怎敢烦劳圣上牵挂。”“嗯，我倒忘了，”道光皇帝指着炕上的蒙古提花毡垫道，“上毡垫，坐下说话。”

在炕上与皇帝对坐谈话是一种特殊的恩赏。林则徐有点儿惶恐：“臣何德何能，敢与圣上盘腿对坐？”道光笑道：“当年唐太宗主政，十八学士都有座。你代朕经管湖广两省，就不能坐？再说，我在炕上你在炕下，说话也不便当嘛。来，上来！”林则徐道：“既然是圣上恩赏，恭敬不如从命。臣恭谢圣恩。”他脱了朝靴，盘腿坐在皇帝的对面，微缩着身子以示谦恭。

道光皇帝直切正题：“朕召你进京，是想让你去广州查禁鸦片。雍正七年初朝廷颁下第一道禁烟令，屈指算来已经一百多年。然而，烟毒之害涓涓不塞竟成巨流！朕刚登基那年食烟者较少，没想到仅十几年工夫，鸦片就蔓延天下泛滥成灾。据巡疆御史奏报，在广东和福建等地，有官绅差役在公廨里公开吸食鸦片。有人写了一首嘲讽诗：一进二三堂，床铺四五张，烟灯六七盏，八九十烟枪。听听，上至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，群而趋之迷而不返，把朕的大清国弄

得乌烟瘴气，到了不禁绝就动摇国本的地步。朕继位那年，户部有四千多万两存银，现在只有一千多万。这些年来，白银外流一年胜过一年。以国家有常之白银填域外无常之沟壑，一俟边陲有乱，朝廷就度支不开。朕和几个军机大臣反复议过，他们一致认为你去广州禁烟比较合适。”

邓廷桢是两广总督，林则徐猜不透皇上为什么放着现成的人不用，却要派他去。莫非皇上对邓廷桢有所猜忌或不满？再说，两个总督同驻一城，难免相互掣肘。林则徐小心翼翼道：“两广总督邓廷桢大人练达勤政，足以独当一面。”

道光像被马蜂蜇了一下，脸颊上浮起一丝乌云，旋即散去：“广东积弊太深，恐怕不是邓廷桢独臂所能承担。据朕所知，广东有十大弊端：一为凶盗充斥，二为营务废弛，三为讳盗作窃，四为纹银出洋，五为滥押无辜，六为乱垦沙滩，七为奸徒放火，八为盗发坟墓，九为习尚侈靡，十为衙役泛滥。邓廷桢就是有三头六臂，也料理不清这么繁杂的事务。”

林则徐揣测着皇帝的心思：“粤省一口通商，万国商船常年往来。夷商只要将鸦片趸船泊在大洋，自有奸民趋之若鹜。世家大户、不肖奸民，甚至地方官员的幕友家人，都有染指鸦片的。厚利所在，不仅关津吏胥衙役兵丁查私纵私容隐放行，连权贵勋臣都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者。臣担心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

道光道：“烟毒已成积重之势，不用大力气不能转道，不立峻法不能收效，不用严刑不能警示天下。如果听任烟毒泛滥，十数年后，官场尽是噬烟之鬼，营伍尽是萎靡之徒，朝廷只能苦叹野有游民国无劲旅。朕晓得你的苦衷，你担心禁烟会得罪皇亲国戚权贵勋臣。古人云‘刑不上大夫，法不治众民’。但是，烟毒渗透肌肤进入骨髓，不用猛药不足以治疗痼疾。朕不得不拂逆古训，搞一个‘刑要上大夫，法要治众民’，先替你扫清障碍。”说到这里，道光一击掌：“张尔汉！”“有。”“把那两个烟鬼带来。”“喳。”张尔汉弓着后背退出去。道光下炕趿鞋，林则徐也赶紧下炕，跟他出了养心殿。

四个侍卫押着两个人进了养心门。前面那个四十多岁，穿一身藏青色冬袍，后面那个三十出头，穿一身暗棕色棉袍。两个人面色灰暗骨瘦如柴，心绝气丧地耷拉着脑袋。他们走到丹陛前，膝头一弯跪在雪地里。

道光指着他们：“认识吗？”林则徐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但两个人低着头，看不清面目。道光的口气突然严厉起来：“左面那个是庄亲王奕赉，

右面那个是镇国公溥喜。一个亲王一个公爵，都是有头有脸的皇亲国戚。但是，这两个家伙轻薄无形，置国家禁令于不顾，沉迷于鸦片，抽得形销骨立几成废人。上个月，他们二人躲在灵官庙尼姑庵里吸食鸦片，被巡城弁兵当场拿获。他们亮明身份后，弁兵们不敢缉拿，报到宗人府^①。宗人府才知晓奕劻吸毒成瘾，俸禄不够花，达到偷卖家中宝物的地步，连先皇御赐的墨宝也拿到琉璃厂换银子！他的福晋跑到宗人府哭天抹泪大诉其苦，张扬得全北京都知道了。烟毒不仅浸染民间，还浸染宗室皇亲。为了警示全国官民，朕特意颁旨，革除奕劻和溥喜的爵位，在刑部大狱关押两年，而后发往盛京圈禁，遇赦不赦！”林则徐这才意识到皇上的禁烟意志如铁石一般不可动摇，所谓“替你扫清障碍”就是先拿皇亲贵胄开刀。道光一摆手：“带下去！”四个侍卫断喝一声：“走！”两个倒霉蛋灰溜溜地站起身来，头也不敢抬，倒着步子退出去。

道光转身回到养心殿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有朕给你撑腰，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？”林则徐道：“有皇上撑腰，臣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道光坐在御座上，林则徐垂手站在一旁。张尔汉用大托盘端上两杯奶茶。道光端起杯子吸了一口：“朕本想叫琦善去，但琦善秉性宽和，不一定合适。其他臣工也各有专责。思来想去，还是你去合适。你办事雷厉风行，横逆不动，进止有度。有人主张闭关锁国，朕以为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宜采用此法。”林则徐道：“臣也以为，禁海封关虽是一策，却不是上策。”各级官吏都知道，皇家度支取自广东粤海关、苏州浒墅关和北京崇文门的关税。粤海关的税收一半上缴内务府供皇家开支，一半由地方留用。要是禁海封关，朝廷的收入会减去不少。皇上道：“本朝不禁茶叶和大黄，允许夷商贩运回国，以活其民命，被养活者不知几万，可谓恩德深厚。但英国商人不知感恩图报，反而运销鸦片毒害中土。人生在世，生服王法，死服鬼神。夷船远渡重洋，履惊涛骇浪，全赖上天保佑。唯有痛改前非，才可沾沐天朝恩德。”道光认为中国乃天下第一大国，周边列邦不过是尚未开化的蛮夷，讲起话来有一种睥睨万邦的气概：“据巡疆御史奏报，广东夷商中有查顿、颠地、马地臣、因义士等积年烟枭。这些人你要想办法驱逐出境。但是，英国常年派有兵船在广州洋面巡

① 宗人府是管理皇亲国戚的衙门。

游，明目张胆地袒护烟枭。你要有节有制，不要轻开边衅。”“臣明白。”

道光从案上翻出几份旧折：“这几份旧折你带回去看一看。四年前，英国派了一个叫律劳卑的夷酋到广州。此人蔑视我朝禁例擅闯虎门，还口出狂言，要我朝按英国章程办事。他自称是英国职官，要与本朝封疆大吏平起平坐，被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拒绝。律劳卑大为不满，招来英将马他伦挑战本朝天威。马他伦率领‘依莫禁’号和‘安东罗灭古’号兵船闯入珠江。虎门炮台和横挡炮台发炮拦阻，竟然拦挡不住。”

这件事被载入当年的邸报，各地官员全都略知一二：两条英国兵船冲过虎门，打烂沿江炮台，直抵黄埔码头。卢坤赶紧调派八条水师船和二十多条内河哨船围堵它们，用连锁木筏挡住水道，层层布警断其退路，另调两千多弁兵驻扎在江岸。两条英国兵船与数千广东水陆官兵对峙了十多天。律劳卑孤立无助，穷蹙求退认错乞恩，卢坤才放他出境。当时的广州水师提督李曾阶在家养病，被罢黜，驻守虎门的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宜勇被枷号一个月在海口示众，而后流徙新疆。

道光道：“四年前的这件事余波未尽。广东一有大警，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说到这里他又啜了一口奶茶：“最近几天，朕在读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。前明倭寇袭扰海疆，为鬼为魅为魍为魉祸害百年，实乃前车之鉴。前明嘉靖三十四年，有一股百余人的倭寇在上虞登陆，闯入内地杀人越货，竟然绕过北新关，经安淳县入歙县，逼近芜湖，还在南京城外绕了一圈，然后退到武进，辗转流窜两千里。浙江和江苏两省的防军围追堵截八十余天，才在浒墅关将他们殄灭。但是，被倭寇杀害的内地民人多达四千。说起来，倭寇是小股窜扰，却搞得海疆数省不得安宁。英夷就是当今的倭寇。本朝以战创业以和守业。朕不想搞得边衅四起国无宁日。你此番去广州，烟毒要禁绝，海上鸦片趸船要驱逐，但要避免边衅。”林则徐点头道：“臣明白。”

道光皇帝转脸吩咐道：“张尔汉，你去把《内务府舆图》拿来。”张尔汉“喳”了一声，倒着身子退出去。道光道：“当年圣祖皇帝定鼎中原时不知晓本朝疆域有多大。康熙四十七年，朝廷从理藩院和钦天监抽调了一批官员，雇用了一百多名堪舆高手和十个西洋传教士，历时十年实地测量，绘成《皇舆全览图》，颁行天下。”林则徐道：“那是圣祖康熙皇帝的赫赫功业。直到今